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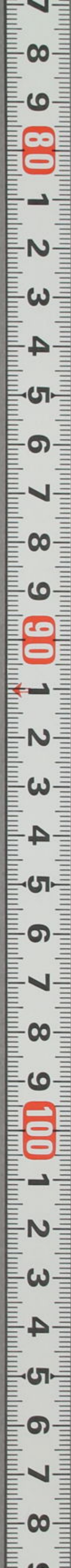


天經或問

地

天

經





天經或問地

日本崎陽 西川正休訓點

皖桐方密之先生鑒定 閩中游 藝子六氏輯答

潭水餘 明汝正氏繡梓

天漢

問天漢傳云河影又云清氣埤雅云河精上為天

漢晉揚泉物理論曰水氣發而升精華浮上曰天河張衡靈憲

注亦以水精為天河今謂是星恐未然也

曰古人以天漢非星不置諸列宿天之上有人為海誤意其光與

映日之輕雲相類謂在空中月天之下為恆清氣而



大陵積尸等五字當刪  
積尸一星在大陵中非  
此類也鬼宿中白質亦  
謂之積尸故誤混言之

已其實不然以遠鏡窺之。天河實是小星之隱而不  
現者。然微而甚多。攢聚一帶。蓋因天體通明映徹。受  
諸星之光。并合為一直白練焉。故名為天河。後世因  
名天河。則疑為水之精也。然其理與鬼宿中白質大  
陵積尸等俱似清白之氣耳。使其真為清氣之類。與  
恆星異體。安能亙古常存。其所當星宿。又安能古今  
寰宇。觀若畫一哉。甚矣天載之玄也。人據目力所觀。  
曷能窮盡天上微妙之理耶。天河十月昏轉南而隱。二月昏轉北而見。天下皆然。方密之老師在嶺表。數年臘月晴燠之夜。仍見天河朗然若星。總不收隱。是其星微近。則見遠。則隱也。嶺表之地。離赤道二十三度。距南不遠。所以冬月亦見其朗然若星。不俟遠鏡。亦可知其非清氣也。

### 經星伏見

問星分經緯矣。分宮度矣。分等第矣。如南極諸星。人不見其出沒。雖有其星亦空名耳。雖列經星之位亦無據也。

曰夫天星人只以目所見者言之。但諸物當論其全體。方無遺漏。合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無管窺之見。此南極諸星不見為何。由本地處北極出地之度。則不見南極入地之度。處南極出地之度。則不見北極入地之度。如京師見北極出地四十度。則星距北極四十度以外者。常見。距南極四十度以內者。不見。若

南距  
之距  
當作  
極







凡二十有八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度在天者。也。為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轉乎器中。而天不為難知也。

度分廣狹

問既以二十八宿為度。而度有狹有濶。濶處尚有星。可指。何不均分。以優起算。

曰天之分星度。廣狹為日之所躔。或多或少。適與此宿相當者。凡二十有八。故度之多寡。于是生焉。二十五度奇斗井之間。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也。二十五度奇觜鬼之旁。非無星也。然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

不狹也。夫其得度廣狹。亦以所相直者言耳。非舉一星全體。盡占此度也。

度屬不同

問分度以日所躔相當者是也。何度內諸星。或測屬此。又測屬彼。如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為屬亢。中興志以為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為屬角。兩朝志以為屬軫。適相當者。不可游移乎。不相當者。可游移乎。

曰測星定度。古今略異。唐開元所測。與舊經異。而宋所測。又與唐異。皆所爭二三度也。而天道幽遠。測法



未密。術家各持一說。固未有以訂其是非也。則于是此以爲軫。彼以爲角。甲以爲氏。乙以爲房。然所差者常在禛鄰次舍之間。不過游移數度耳。今定周天爲四象限。限設三宮。宮分三十度。大約白羊宮初度交壁初度。金牛宮初度交婁五度。陰陽宮初度交昴七度。巨蟹宮初度交參末井初。獅子宮初度交井三十度。雙女宮初度交張七度。天秤宮初度交軫初度。天蠍宮初度交亢初度。人馬宮初度交房三度。磨羯宮初度交箕三度。寶瓶宮初度交牛初度。雙魚宮初度交危三度。游熙曰。世人但知子屬本日。始時亥爲本日。日終時。殊不知子對中。正初之刻。爲本日。

始時。夜子初四刻。爲中本日。終時。如正月立春。建寅。過宮則在雨水。始入寅宮。今人謂奎二度。在戌宮。胃四度。過酉宮。畢七度。過申宮者。俱不知宮順行。逆。又不知宮分時析之故。法以線按極心。至周天宮度。某星在某宮。線以內者。即屬某宮某宿之星。

星動爍躍

問天星行有定度。則有定算。然星有時閃躍。有時動搖。似無定也。斯動搖閃爍。亦關之測算否。

日經星之定位。無錯綜變換。明晦增減之理。若將風雨。則閃爍動搖。皆地氣飛搖。騰動其影。然非星動也。氣躍也。故星搖之下。當有溼露。百里之外。則不動不



躍矣。人目從地氣中窺動。日光星光本自如也。若切近地平之星。比于中天者。其躍動更倍。則以近地之游氣倍厚于中天。若昧爽日未出之前。地平之星躍動更倍于他時。是地氣爲日光蒸起。倍厚于他時耳。故天將曉之候。較夜猶暗。日將出之處。比他處更黑。曉行之人。由此而知天之將旦。理可類推也。

### 游氣

問日月諸星從東起時。覺大。至中天較小。此大小何故乎。而大小則經緯之度分。游移難定也。

曰。測日月諸星經緯度分者。先須定本地之蒙氣差。

蓋地中時有游氣上騰。氣行空中。悉成溼性質。雖輕微不能隱蔽天象。卻能映小爲大。升卑爲高。故溼以太陽自下而上。映帶而來。是漾蓬勃人望之。以爲如是其大耳。若太陽當空。浮翳盡掃。無所映隔。真體明淨。較之且暮爲小。諸星亦然。此映小爲大也。定望日時。日月正對地。在日月之間。人在地平。無兩見之理。而恆得兩見。或日未西沒而已見月食于東。日已東出。而尚月食于西。或高山之上。見日月出沒。以較曆家算定時刻。每先升後墜。此升卑爲高也。且蒙氣又有厚薄。有高下。近水與浮虛之地。氣盈則厚。而高。堅



燥之地。氣減則薄而下。厚高則映像愈大。并像愈高。薄下則映像不甚大。并像亦不甚高。大約地勢不等。氣勢亦不等。故受蒙者其勢亦不等。欲定日躔月離。五星列宿等之經緯度分。非先定本地之蒙氣。差終難密合。余師司馬熊公諱明曰。天地之象。至定不定者。氣蒙之也。天地之數。至定不定者。事亂之也。達者始終古今。深觀時變。仰察蒙氣。俯識亂事。而權衡其理。則天官備矣。

星座

問同類之星有各自為用而不相附者何也。

晉志云。枉旂竿九星曰枉蓋之柄也。華蓋九星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

曰諸星有以一星為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為一座者。有相為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枉附華蓋。凡十八星為一座者。衡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為一座者。鉞不附井耳。不附畢。糠不附箕。長沙不附軫。鈞鈴閉鍵。不附房。則以屬吏自為官也。矢得以附弧。曰不得以附杵。以弧矢一人司之。杵曰二人司之。故也。野鷄不附軍井。鷄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為庫樓門也。如積水不附天船。積屍不附大陵。天讒不附卷舌。咸池天潢不附五車。皆有其辯不可臆說也。

遠里曰軍井當作軍市。十三星如珠環野雞一星在其中。軍井在參宿南。



晝夜長短

問人居各地而有晝夜長短不同。日出入不同。節氣時刻不同。何以推之。知其不同也。

曰天體一而已。人居地上。東西異。而日月升沈之候異焉。然寒暑發斂同。其玄象未有移也。南北異。則晝夜長短異矣。赤道之高卑亦異矣。故有晝夜長短。地平之分焉。人居見北極出地者。則夏之節氣晝長夜短。冬之節氣晝短夜長。人居見南極出地者。則長短反是。諸節亦然。互有淺深也。故節氣之所反者。皆由兩極出地之高下也。人居赤道之下者。以赤道為天

頂。兩極合于地平。則晝夜均平。絕無永短。其地極熱。

以二分之節為夏。以二至之節為冬。游熙曰。此地見春秋。值兩冬之日。寒暑亦猶中國。兩夏兩冬而無

下者。以南北極為天頂。則以赤道為天腰。日輪旋轉

如磨焉。而春分後皆晝。秋分後皆夜者。北極下也。而

秋分後皆晝。春分後皆夜者。南極下也。游燕曰。人能

無寒。晝夜無永短。二極之下無暑。半年為晝。半年為夜。則知天矣。此外諸方各有永

短。亦有二三月為一晝夜者。天下不可一律也。如此。至于東西。日

月諸星。雖每日出入地平一遍。但天下國土。非同時出入。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漸東漸早。漸西漸遲。如



兩地相去九百三十七里則隔一刻相去七千五百里則隔一時。游燕曰。此從東西一帶算。則漸次而遲。從南此一帶算。則有晝夜均平。亦漸次從分而刻。而時。而日。而月。以至半年爲一晝夜而止也。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爲地二百五十里。若相去一百八十八度。則東方之午爲西方之子。相去九十度。則東方之午爲西方之卯。故東西晝夜時刻不同。皆由于日之出入也。日之出入舒縮不同。皆由于兩極出地多寡也。所以普天之下。時時曉。時時午。時時日。時時黃昏。時時夜半。各于其地。作如是觀。

晨昏長短

問晝夜長短。由于日之出入。晨昏亦有長短。此何理也。

曰太陽循黃道而行。萬古無瞬息之停。人居地上。見其漸升地平之上。人目可得而觀。謂之晝。太陽漸隱地平之下。人目不見。謂之夜。而晨昏者。是分晝分夜之二界也。太陽將出。未出數刻之前。其光東發。星光漸爲所奪。是名爲晨。太陽漸入地下。迴光返照。亦經數刻。漸漸減盡。是名爲昏。其久暫分數。亦因冬夏而分長短也。今測以太陽出入在地下十八度內。爲晨昏之界。但太陽行此十八度。又各方各宮不等。因有



五刻七刻十刻之別。若論極高七十二度以上之度。晨昏雖至丙夜亦無黯黑也。

### 分野

問渾天之象。星辰周布。如無占星紀地。則徵應不能券合。然紀地分州。與天度相符否。

曰日月列宿。自東徂西。原無停住。日月無私照。列宿無私顧。何分彼此乎。秦漢謂經星以角亢。鄭之分野兖州。氏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斗牛。吳越之分野揚州。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昂。趙之分野冀

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井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以二十八宿分主十二州也。夫星光有下施之功。能爲人物方隅。禳祥所由。理或不誣。然經星所分。如家人子別。藉家財。何視玄昊之不廣也。而所分多少。迴絕如鄭宋齊魯。數百里地。而或分三宿二宿。已視秦趙異矣。斗牛揚州。合江南數省。延袤互市。五六千里。僅值二宿。又四方萬國。而無一宿所值。然俱在覆載之中。抑何不平等之甚耶。如云自古占星紀地。徵應符合。而不知治亂循環。有一定之理。星文無變徵。以各地之氣爲變。



徵事多符驗。史書于事後牽合傳會耳。潛草曰。地如  
甌有帶臍。以赤道之腰。分南北東西。與一極為六合。  
矩也。與本作仰必分上下。圓物水浮絲懸。便自定分。字年卯酉地平三輪  
五線。證知中國當胸。西乾當左乳。中土以卦策定禮。  
樂表性命。治教之大成。獨為明備中正。豈偶然乎。當  
北極之下者。無用之地也。黃道之下。人靈物盛。而中  
國在腰輪之南。天地人相應。其幾自應。地勢符天。全  
地應之。一方之地。亦應之。可以平列。可以環列。古人  
因民之所知而列之。惜今無神明。不能重定中土之  
分野。而猶守隋晉之志。改也夏今郡縣名耳。是古人因事

觸發。用占分野。原非限定為後世之執據也。如甲子  
干支。亦用分野。可推矣。世人膠見。所以事事礙也。

年月

問一年。太陽行天一周。謂之年。是也。月小于日。反  
以三十日為一月。以十二時為一日。何也。  
曰一歲者。太陽隨列宿東行。旋天一周之期也。其行  
有二。一從某宮次度分。一日一度。行天一周。而復于  
元界。其數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有  
奇。一為太陽會于列宿天之某星。一日一度。行天一  
周。而復與元星會。是謂一歲之全數也。但其數每歲







二支之宮則一歲二百六十五日三時行完一歲以朔望另算此依宮論氣則不須置閏此法平易第後世不能行也中國以太陰為曆以月為主故有盈虛而太陽節氣宮度反分註于月之下若以太陽為曆則以節氣為主朔望分紀于節氣之中則不須紛紛言曆矣日者從東歷西行天一周任踵元處而太虛過一度即恆星過一度為一日也度分四限限分十二宮一刻太陽行三度四十五分行二十度過一宮為一時一日歷徧十二宮為十二時成一日也

曆法

問年以太陽行完周天之期為歲月以合朔為月日以太陽歷徧十二宮時也何周以建子月為歲首商以建丑月為歲首夏以建寅月為歲首然太陽行周天之元界為期而有從丑從寅之歲首是歲不拘定某處為期為歲也月以合朔為初晦為終然曆家又以某日立節為某月節月不以朔晦為月則月亦未以朔望為月是以節氣為月也曰古今定曆必以冬至之日時為曆元是以太陽行北陸至南盡而復回是復卦一陽初生之時也故冬至之日建子為首周天十二宮必以子為首何常以



十一謂伏羲神農黃帝唐虞夏殷周秦漢魏也  
七歷謂黃帝歷顓頊歷虞夏歷殷歷周歷魯歷

丑以寅為首也。昔伏羲氏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一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五千餘年。凡有七歷。顓頊以今之孟春月為歲首，因其時正月朔旦立春，而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鷄始三唱，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後謂顓頊聖人為歷宗，而夏繼之。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建寅為節也。夏以子月朔旦冬至為歲首，隨而易之以建丑也。后魏景初元年亦以建丑為正月。周易之以建子也。三代以後皆從夏節，據正四時。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大戴曰：虞夏

之曆，建正于孟春，此之謂也。孔子曰：行夏之時，後世因聖人之一言，不敢改也。余謂必以古今以冬至定歷元為歲首，後人不復有偏執游移，從丑從寅也。方師密之，揭子子宣同，余推測辨正，以為萬世定法。其法當以天為定盤。所謂靜天也。靜天，嵌動天之中，始終不改徙者也。以十二宮為定節氣。依地為盤，以分不以宮也。以道淺深定宮。所謂北道長，南道短，隨多寡而分也。以冬至為歲首。神農高陽周武。以日躔一日為定度。不論遲速，度以日分度。以日到宮紀日。所謂冬至一日，冬至二日，行滿此宮，則換節，另紀以星分度。以月到宮紀月。月到某節，某日合朔，某日用測算。以月到宮紀月。弦望到南至則為一周。



以星到宮紀星。某星于某節日移宮。某節日合伏到南至為一周。以上用測算。如此則無歲差。如此日自為日月自為月星。自為星分毫不亂。何有歲差。如此則無氣盈朔虛。合朔為一朔。一朔為一節。而宮節如故。節氣無月皆月尾而節定。每節自首至終。節節無異矣。歲無新年舊年而歲定。每歲自冬至至除夜。歲歲無異。今星算家略存此意。歲歲是此日立春。歲歲是此日立秋。而天定。今逢春迎春。逢霜迎霜。略得此意。歲歲是此日興農。歲歲是此日講武。而人事定。今春分栽花。驚蟄驚蟲。略得此意。節節是此日數。每節自一日始。至某日止。各有定數。歲歲是此日數無增無減而日定。自冬至一日始。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止。一歲還一歲。一節還一節。并是一日還一度。還一度。天道合人事齊是為

天曆是為萬世畫一之曆也。後數百年必有起而從之者。

霄霞

問霄未見天之何色而指也。霞則見天之五色而著也。雖日月星辰不如霞之彩。測步者獨不關之何也。

曰霄者天之無雲氣而青碧者也。天色在五行之外。青亦非其真體。莊生所謂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霞者雲正受日光則透白。虛斜相交則起色。皆假日之光。或成



五彩也。夫雲氣至清虛。五色非有定質。因時之早晚。候之寒暑。各借日氣之厚薄。掩映人目。而呈象。爲五彩成文。乃和氣之所散。亦視境之所幻。故不關之也。

風雲雨露霧霜

問氣一也。何以能變。水火風雲雨露之不同。何也。曰天地之間。皆氣也。氣貫實中。而充塞虛廓。則一也。而其所出之體。有輕重爽膩之不同。故其變亦有不同耳。溼者爲水。燥者爲火。火出附天。水浮附地。天地之間。分三際焉。有凝形之氣。有未凝形之氣。水土之塊。太陽蒸之。是成溫際。眞火同天。是名熱際。中間通

達而冷。是名冷際。日爲火主。照及下土。以吸動地上之熱氣。熱氣炎上。而水土之氣隨之。是水受陽噓。漸近冷際。則飄揚飛騰。結而成雲。雲上隔日氣。下隔火氣。冷溼之氣。在雲中旋轉。相盪相薄。則旋爲千百螺髻。勢將變化。而萬雨生焉。雨既成質。必復于地。譬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雲之象也。上及于蓋。蓋是冷際。就化爲水。復復下墜。雲之行。雨卽此類也。若氣疎越而燥。鬱積上升。天上無溼氣。以吸之。地下無溼氣。以助之。則此燥鬱之氣。飄揚旋轉。橫騖披叫。震撞怒號。如人之噫。而騫于空者。則爲風。風性本自燥熱。



隨過地方亦帶溼氣海方多溼所以東南之風溼熱西北距海甚遠所以多燥其為利害亦從所經之地分也有日出而風發者以燥氣為夜冷氣所壓日開其冷風遂噓發亦有日出而風息者陽氣勝而燥溼之氣散也有暴風者以熱氣被冷雲所圍開雲突出故為暴風或峰島土竅激氣而助發其風亦烈赤道之下有片雲即有巨風以日近故有旋風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海中能吸舟船四時各有信風者亦隨時隨地為之不可一律也

游燕日如太平洋全無風浪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南風有定候四十五度以北風常變亂倏忽變二十度向西洋至大浪山潮極

大而風浪甚險滿刺加國則無風而倏起數里之波北極之北海冰堆成山矣哥阿之地無雨常晴晴至數年德墨多國則多雨泥入多國則無雨亦無雲泥祿河一平一漲亞大臘之山頂終古晴明蓋其地獨高雲雨皆在其下耳然風雨因其地之溼燥日之遠近而不能一律也

若水土溼氣既清且微日中上升即為風日所乾迨至夜時升至冷際乃凝為露夜半寒淡氣升稍重故晨露猶警若屆嚴節遂零為霜霜落之時五更偏厚夜有烈風亦受風損故風盛即露微風盛即露亦不降矣若地上溼熱值寒氣蒙蓋不能上衝冷際為雨

游熊日地之高亦高下日之遠近則冷熱際亦有遠近又無風散彌漫布濩則成重霧日高霧捲輕颺微噓是陽勝陰霧變為雨是陰氣偏



重耳。然露與霜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殺物。以遇土氣。弗使揚散。為來春播種之資。此霜之力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迷也。

### 雪霰

問雪寒物也。欲下時。必先溫暖何也。霰圓物也。霰下成雪。而有六稜何也。

曰雪與雨同理。亦挾火氣。故將雪之日。必先溫暖。不溫暖。氣不能上升也。天之三際。近地之際。率皆溫也。惟溫則能生萬物。溫際以上。則為冷也。無冷際。包裹

則溫氣直散。不復有溫。便無雨雪霜露矣。冬月冷際

甚冷。

三際上。是火際。不言火際者。冬月太陽遠。則冷際盛。而火際微。

氣升成雲。雲遇

冷際而為雨。雨在氣中。一一皆圓。初圓甚微。以漸歸

併。成為點滴。隆冬氣升。即成同雲。遇冷凝沍。悉成散

圓。

散圓。即霰也。亦兼雨點也。

散圓下零。又經于寒。遂成米珠。雪漸

升而上于雲。則雲不能復聚。遂疑為柳絮。雪雨體大。

而風緊。上降下持。吹飄之間。欲求歸併。不可太合。則

鼓為六瓣。遂為六花。雪花六出者。凡物聚方。以八

圍一。聚圓。則以六圍一。此定理中之定數也。水居空

中。在氣體內。氣不容水。急切圍抱。不令四散。水則聚



而自保。故成圓體。此定理中之定勢也。然雪之下也。厚陰力扶陽氣。除霜毒。利生物也。天亦非無故以爲雪也。大小雪之節。後地自出北極二十七八度起。出度愈多。雪則愈盛。大小暑之月。後地自出南極二十七八度起。出度愈多。雪亦愈盛。平見南北極者。全無霜雪。生植亦異。故大地周圍之間。時時雷電。時時霜雪。不獨時時黃昏。時時夜半也。

### 雹

問雹。冷物也。何以不降于寒而降于暑也。或謂蜩蟬所噴。或謂龍鱗所藏。是乎否乎。

曰。氣之三際中。爲冷際。下近地溫。上近火熱。極冷之處。乃在冷際之中。一時之雨。二冬之雪。蓋至冷之初際。卽已變化。下零矣。冬月氣升。其力甚緩。非大地同雲。不能扶勢。故雲足甚廣。一時之雲。足亦闊。雲生緩。遲卽雨。舒徐皆變于冷之初際也。夏月鬱積濃厚。決絕上騰。力專勢迅。故雲足促狹。隔壑分隴。溝澮旋盈。蓋因其專銳。故能徑至于冷之淡際。氣升愈厚。騰上愈速。入冷愈淡。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遽升入極冷之際。驟凝爲雹。雹體大小。又因入冷之淺淡。雲氣之厚薄也。雹中砂土。更多于雪。雹體中虛。以其激結之



作雷

驟包氣于中也。如器盛冰雪，外成溫潤，非極冷與外氣相激之徵乎。若夫蜥蜴龍鱗之說，則樵牧市語也。

### 雷電

問世謂雷之擊物也。電先耀其光，而雷繼之。似此當有一神司之，永無間者，乃何以春則發而冬必藏乎。

曰：雷為陽氣，而屬火。春夏地氣上升，日行近天頂，人所居之地，上照地成熟，則有雷。日為火母，下火騰踴，而為天之頂。親又挾水土之氣，合迸衝逼雲中，都被重雲圍裹，四圍冷溼之氣，包火成團，然著勢昌，萬物充塞，旁礴涌沸，冷溼亟

欲歛聚而下，燥火又欲迸出而上，東奔西撞，所以轟轟猛勢，相逼搏激，漲破雲竅，或如裂繒，或為鳴鼓，而欣聲也。而水土之氣，挾帶微質，略如硝良，火熱發越，適映雲際，逢其質氣閃為電光，迅疾如金蛇也。火迸土騰，土經火煉，凝聚成物，是為劈靄之楔矣。然雷與電同體，火氣切雲，互相摩盪，帶上土氣，一齊點著，乃見電光，光相入目，即呈聲氣入耳，少待電光之後，復繼急雷，此則聞之遲速耳。或先聞雷而無電者，是燥火之氣，與雲周旋，遇合亦能發聲，未曾然火也。或有電無雷，雷聲稍疏，未曾摩盪而火已然也。夫雷有二



種。一曰鑽雷。尖細如火。燄鑿空。便過。二曰滌雷。逢物不擊而燒散。三曰燒雷。是陰陽鬱怒之氣。地有惡氣。適與之感。會則震之。而經過。便留火跡。有毒之物。去毒。無毒之物。留毒。有去一毒而生一毒者。皆燒雷之所致也。游熊曰。地若近陽。土中能生物。如鳥如豕之異形。非時觸之。殺人。此乃陽氣所生之物。乘陽而出。人得以制之。非雷也。

### 霾

問風雲雨露是地氣蒸上而變也。有時雨霾如灰也。有時雨粟雨豈似物也。有時雨諸物各像其形。此種何物耶。

曰雨霾者。火氣疎燥。挾土而上。水氣輕微。不能成雨。土氣濃厚。降下如黃霧蒙蒙者。謂之霾也。若火氣亦盛。則煉而成質。或似粟豈與諸物之形。皆與落楔隕石同理也。夫地氣之升。各象其山川之所積。所落諸形。亦地氣所致而象也。

### 彗孛

問流星畫一火光。瞬息之間。見而無定形。隕星或落而無形。或落有如石者。彗則有尾如簾。孛則有芒如刺。能同天轉。此種何物也。

曰流隕彗孛皆火也。火氣從下挾土上升。不遇陰雲。



不成雷電。凌空直突。至于火際。火自歸。火挾上之土。輕微熱燥。亦如良煤。乘勢直衝。遇火便然。狀如藥引。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勢大盛者。有聲有跡。下及于地。或成落星之石。初落之際。熱不可摩。如礧器初出。若更精厚。結聚不散。附于晶宇。即成彗孛。游熙曰。火際極熱。土氣衝此際。如釜中無光。投物則發光耳。結聚其氣。論其厚薄大小之分。則有彗孛之不同。彗長而孛大。故能久不散。亦隨天轉。或有光刺出。鋒曰芒。芒長。四出曰角。芒長而偏出曰彗。彗之芒。謂之正旗。晨見東方。芒則西指。夕見西方。芒則東指。而附麗日久。勢盡力衰。漸乃微滅。故彗孛無百日不滅者。凡彗將

見必多大。風大旱。緣燥熱橫滿空中。容易變風。未帶溼氣。不能變雲。主多荒而旱。以彗燥熱能噏地上。饒澤之氣。又主多震。以彗在上。噏氣之緊。地中之氣欲出。所以搖動。又主災病。以彗噏動燥氣。流動人間。水澤之處。或有四圍芒角。似鐵蒺藜者。或為孛。亦彗也。此是上邊恆星所噏。其氣雖不到星。卻與星對。所以周圍芒角也。如日月暈。此方見彼方不見。暈氣厚。低不在日月體上也。此外更有非所常見之星。偶見于天。謂之新星。客星者。然新星著天甚高。行度有則。初起時小。而能漸大。後又漸減。測法視其所附某宮星。



以定其經緯度。求其離赤道經緯度。取其似徑約較。有三分三十餘秒。不似彗孛。止麗空際。他實麗列宿之天也。但此種俱屬火氣。非星也。總由太陽爲諸火之原。上耀全天。下徹入地。火諸變異。各隨其地。挾水土之氣而生也。惟大風雨。則漸而解矣。然水土非氣不升。非火不化。故密之方師曰。惟火至純。不受餘物。而能入于餘物。水土與虛氣。則皆相容相受者也。海水夜明。燒酒能熱。是水有火分也。水體同重。爲酒則輕。是水有氣分也。積雪消之。砂土下凝。是水有土分也。雲氣上升。激成雷電。是虛氣有火分也。雨露霜雪。

同當  
作固

虛升實降。是虛氣有水分也。地中最重。自心以至地面。虛竅甚多。皆水氣火氣與虛所行。虛氣與水火皆相接無際。而能相化者也。地中之氣與水接。水隨氣到。卽水所不到。而土情本冷。氣遇其冷。亦化爲水。故地中皆水也。日光徹地。則生溫熱。溫熱入地。積成乾燥。燥乾之極。乘氣成火也。火氣盛。必欲伸。則乘氣衝上。遇雲雨所鬱。裹者。卽迸裂成雷電也。火氣體大而無圍裹者。則結之成彗孛。故彗孛能久不散。隨天而轉也。如不衝上。從地脉經之溫柔而散者。石氣觸之。爲硫礬。水源經之。爲溫泉。故地中有火也。

游熊曰。世人唯知地



中有水滂沛不知氣水在地皆因虛空雖居洞穴終有火如此神異也是地上實亦未常離其本所火在地中非從本所而降蓋由熟生以成濟萬物因緣上升仍歸本所者也

### 虹

問虹曰蟬螭疑為蟲屬焉有蟲屬於此其大而倏忽而生倏忽而沒耶若是雲霞之類何值起時或能吸水吸酒也

曰虹係雨際雲在一邊日在一邊日光為雲斜對抵住日氣下垂吸動地下之熱氣則地之熱氣旋湧而起虹起之處或值井值酒之地則其氣隨湧而起人謂之虹能吸水吸酒也以接空中雨

際之雲雲之薄處為日光所映射後面卻有黑雲濃重者日光透不去此映射之雲此雲即微薄之雨也所以成虹特無顏色以日力微耳映日之色以為紅綠也綠者水之氣也紅者火氣也是虹為水火之交虛斜相映也故虹朝西而暮東中天日光盛時則無虹矣試于日在東使一人西邊噴水人從中間看其水珠皆成紅綠之象虹之體穹然外黃中綠而裏紅隨雲之邊幅外薄中厚下愈厚故也對日成虹而他處復有一虹者又虹影所自射也然海現蜃樓皆是遠地樓閣上映于空中溼氣倒影水面人望之樓閣嶒嶸謂



之蜃氣者。亦如虹。謂之蜃。時有方士於東海見虹起處掘地得紅蟲。能為媚藥。亦取其類應耳。所以古人以虹為淫氣而屬蟲也。

日月暈

問虹是薄雨為日光所映而成紅綠也。然則日月四旁時有紅白之氣圍抱成環。謂之曰暈。此暈是何如。

曰暈乃空中之氣直逼日月之光圍抱成環。其有缺者有團者。抱者背者。薄者厚者。皆是氣所注射。又有一等氣在天上外淺中深。如井者。深是氣厚處。日光

所照。似乎深窈一般。淺係氣薄。日照之。故白色如井欄。月暈者。必在中天。必在望之前後。上下弦內。將晦朔時。則無暈矣。然欲風雨。月方吸其雲氣。而光所射以為暈也。故暈氣漸稠而黑者。雨徵也。有忽然去一邊者。風徵也。忽然全去者。晴徵也。然此地見彼地不見。緣其氣不甚高也。

日月重見

問日月暈氣是也。日為諸陽之尊。有重出為之抗者。此是何物也。

曰日有重疊見兩三者。以雲對日。一層雲稍薄能透



光卻被日光所射。後邊卻又有一層黑而厚者。攔住日光。反透薄雲。故成重日之象。其旁另有雲。又與所透之雲相對。復成日象。然日在東西。平面向下看之。則間有中天。則無是事。以仰觀日力難及。午中陽氣力大。衝破雲氣。且正中游氣。更薄于東西也。月亦如是。亦須望前後兩三日見。望時月力光大。乃能照雲。爲月大抵日月之重。皆雨徵也。

### 風雨徵

問日月暈與重出。皆雨徵也。然暈與重出不常見。而風雨則常有者。更有何徵乎。

日氣行空中。爲溼性。所礙不得上升。觀之見其宛曲者。雨徵也。曉間霧開而復擁者。雨徵也。晨起氣昏者。雨徵也。煙氣下垂者。雨徵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徵也。日光黯淡而色蒼白者。雨徵也。日出雲霧卽掩者。雨徵也。忽有黑雲擁起者。雨徵也。晨西北有黑雲堆積者。雨徵也。昏西北累層煙霧者。雨徵也。日能射日者。雨徵也。天低氣昏。游氣浮蔽。雲勢四合。俱雨徵也。春大寒。夏氣蒸。秋忽涼。冬忽溫。亦雨徵也。日出無雲掩映者。晴徵也。晨有霧而漸開者。晴徵也。晨無霧露者。亦晴徵也。風從東南來者。晴徵也。煙



氣亭亭直上者晴徵也。魃霞彩者晴徵也。午後多赤雲者晴徵也。雲如火光者旱徵也。冬大寒而數日忽溫暖者雪徵也。冬冷而羣鳥飛者雪徵也。夏日炎氣鬱蒸者雹徵也。空中有雲如線不動者雹徵也。井水忽溷者雹徵也。或雲片相逐雲色慘白聚散不常繞圍日下日月昏暈日赤日圍月過房箕壁軫夜星燦躍參星動搖太白晨見此皆風徵或繼之雨也。至於人事物類亦可以徵風雨者如頭痒耳熱面赤髮潮體燥肢痛鳥雀翻飛噪空圍舞魚出跳躍羣蟻出穴蚓過路蛇曝日石脉潤樹汗流琴聲不清鼓音不亮

燈燄搖閃燄暴有聲此皆風雨之先徵也。

### 天開

問偶然夜間天上有紅白大光燄異非常或見兵馬樓臺似有形有聲俗謂之天開門洪範傳謂之天裂孰是

曰此是火際偶吸下土之氣鬱積騰燄如金銀在爐冶中鎔躍之狀當在月天之下太虛無際寧有迸裂之事且天體極堅若會迸裂則壞久矣若有門可開則開有常矣止惠帝元康二年二月裂一次太安二年八月裂一次穆帝升平五年八月裂一次廣三四



丈有聲如雷也。何天開天裂而晝不見獨見于夜乎。日中太陽之光充滿全天則無此象。夜間陰靜則有此象。與彗孛雷電同理也。亦或有晝見兵馬戈戟行空者。或見樓臺宮室森然者。是日光為溼雲所蔽。溼雲上受日光下吸地影。故有此象。若倒映水面即蜃樓之類是也。然冬間氣歛火弱則無此象矣。且星大地數十倍者人見止一點耳。而樓閣人物如此其遠人能見之乎。

### 地震

問云地處天中晝夜元氣運旋諸天包裹而永靜

不動因何有地震乎。

曰地本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束于元氣旋轉之中故兀然浮空而不墜為極重互中心以鎮定也。黃石齋老

師云地動而天靜也。地轉而天運也。如舟行而岸移。非岸移也。實舟行也。余曾質之曰。若地轉而天若運。日月之行則不偏南北矣。五星之度則無遲速矣。地無震搖矣。節無寒暑矣。然天乃輕清故轉速。地乃重濁故靜定。然舟行數百里人亦寢食不安。地周九萬里而人能安其寢食耶。必以天動旋于外地靜互于中乃確也。而四圍有竅相通。或如蜂巢。或如菌瓣。水火之氣伏于其中。蓋氣噴盈欲舒不得舒。如人筋轉脉搖亦與雷霆同理。如北極之地大寒不能生熱。則少震赤道之下為其地氣為太陽所勝易散而息則



少震。砂土之地。氣疏不受悶。則少震。泥土之地。無空可藏氣。則少震。溫暖之地。多石之地。下有空穴。熱氣吹入。爲冷氣攝斂。極則舒放。激搏其地。如銃藥在巍樓巨塔之下。得火而發。無不被其震衝也。必無大地通震。震乃各處各氣各動也。故有一方震時。能令地之徙。山之移者。能令地裂城鄉全陷者。能令地有新山海有新島者。能令江河逆流。翳散者。能令開新泉之脉。塞舊派之流者。俱由震之輕重。而有變異也。震後。地下燥氣猛迫。熱變火而出。則震停矣。

海

問百川之水。會于海。海底復有竅穴。旋轉運爲泉脉。此生生不已之運旋也。不然海惟承之。百千萬年而不能滿乎。

曰天地萬物有生必死。有長必消。自然之理。乾坤古人謂曰造化。如造而不化。則太虛充滿矣。化而不造。則大塊亦消矣。物物皆然而水獨運轉以爲生生耶。圖象後表曰。地中虛竅甚多。皆水氣火氣與虛所行。虛氣與水火皆相接無際。而能相化者也。地中之氣與水接。水隨氣到。而土情本冷。氣遇其冷。亦化爲水。故地中皆水也。水主降而浮于土。火主升而生于土。



虛之積於天下地上。而水氣凝質，稍輕於土，附地居焉。惟地形最重，凝結水下，萬形萬質，莫不就之。水既在地，地如胡桃，有凸有凹，海則胡桃之凹處也。故百川匯海，后則漸消，而重而鹹矣。

鹹水

問水則皆一也。何海水鹹而河水淡也。

曰：水皆有源，源出於幽陰山，加之空穴，空處氣滿，穴中最寒，氣情本煖，煖氣遇寒，變成水體，積久而洩則流矣。夫水流出而未居所者，其性輕清，尚是本源之質，故淡也。以流至海，則久而沈重，而火入，故能變質。

而消而鹹矣。故海水之重而鹹者，皆生于火也。如火然薪木，既已成灰，用水淋灌，即成灰鹵，乾燥之極，遇水即鹹。此其驗也。地中得火，既多，乾燥，乾燥遇火，即成鹹味。鹹者之性，尤多下墜。試觀五味，辛甘酸苦，皆寄草木，獨是鹹味寄于海水，足徵四味浮輕，鹹性沈重矣。游熊曰：蜀中鹽井，先鑿得泉，悉是淡水，以甬甕之，更鑿深下，乃得鹵焉。又鹽池雨多，水味必淡。作為斗門，洩其淡水，下乃鹵焉。鹹重淡輕，亦一證也。海於地中為最卑下，諸鹹就之，積鹹即多，淡入亦化海中，山嶽或悉是鹽，豈獨水乎。

問鹹既火生，何不炎上，火所在上，何故遇居地中。



耶。

曰地中火煖多能變化。儻火與鹹俱在地上則動植之物皆泯矣。蓋日光生熱因熱生火旋用水土壅閉恆使在下助生萬物間一發見即歸本所不得一時流行地上偶一遊行目為災異矣。因火之鬱下者生鹹亦令性重恆居在下歸藏于海為人作味。鹹能固物使之不腐卻能斂物使之不生。鹹水生物美於淡水故海中之魚甘於江河之魚。鹹水厚重載物則強故入江河而沈者或入海而浮也。海月入江驗痕淡淺石蓮試鹵成則蓮浮可見鹹能載物浴則膚赤或

試國成疑鹹

至皴裂蓋有燥勁之情故比凡水為稠密云。

溫泉

問海水由火成鹹何故不熱溫泉由火成熟何以不鹹。

曰圖象幾表云是日光徹地則生溫熱溫熱之極則火成燼水經其燼因而得鹹故忘其熱而海水不冰者亦具有熱性矣。熱極入地積成燥乾則乘氣為火積火所然土石為燼復乘氣出共成炎上隔于雲雨鬱為雷霆升於晶明上成彗孛此二物者火之精微別有洞穴上通全體俱出則為西國火山蜀中火井。



游燕曰。今蜀地鑿井求鹽。或得火井。覆之則火滅。投火則隨而上焉。是則井火在下。與水同深。遇水成鹵。不遇成火矣。晉中河曲。乃有火石。火石恆熱。大行河西。亦產硫黃。可見晉中火淺。故晉有鹽池。亦在淺土。又有小鹽。刮地作之。略如硝礬也。西地中海。其水亦鹵。周數千里。彼其側近。遂有火山。高數千丈。其上火穴。徑千餘步。厥火炎上。古今不絕。足徵鹽之與火相切。則成亦復相視。以為淺深。故蜀井深。而晉池淺也。宋應星曰。西川有火井。其水甚冷。全無火氣。但以長竹剖開。去節令縫。漆布一頭。插入井底。其上曲接。以口緊對釜臍。注鹵水。釜中只見火。意烘烘。水即滾沸。啓竹視之。絕無半點焦炎。意未見火形。而用火神。真天間極奇事也。若遇石氣滋液發生。則成硫礬泉源經之。即為溫泉。火道所經。填壓不出。則為火石。故火在地中。助於土氣發生。萬物五金八石。及諸珍寶。皆由火煉而成。然物中最近火者。無如硫黃。水過其上。則成溫

泉也。

### 潮汐

問潮汐藏經。以為神龍之變化。葛洪以為天河激湧。金樓子以為鯨魚之吐納。郭璞以為海鯨之出入。此恐謬矣。然潮汐之長。水從何至。潮汐之退。水從何去。

曰寰宇陰溼之氣。升降於水者。皆月主之。月為陰精。溼能下濟。水則上升。如呼吸然而相就於月。月之所臨。則潮起。為正攝。月之對衝。潮亦起。為反攝。月之氣從前順虛。至對衝而極。極而不能前。則聚。聚則必盈。



遠當  
作短  
眼當  
作限

故姚令威曰。潮盈於朔望。消于朏魄。日月合朔。子夜潮平。每日漸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而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月望後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張封演曰。月周天而潮應也。古洲曰。朔後三日明出。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月之與水。如磁之吸。鍼珀之拾芥也。月遠地而行。潮亦遠地而行。是天地內無地。不潮。無刻。不潮。唯潮有遲速。大小漸暴者。乃月輪與土地之分焉。月有盈虧。輪有高下。故潮有盛衰。山川有廣狹。路途有修遠。故潮有遲速。黃道有南北。海眼有遠近。故潮有漸暴。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

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長。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內。此陰陽消長。不失其時。天地之常數也。  
新語曰。每月十三。二十七。日。水起。是為大汛。各七日。初五。二十。日。日下。晰。是為小汛。亦各七日。久晴。雖大汛。亦不長。凡潮生。則水長。但潮至。有遠近。鎮江。至大海。五百里。十八日辰時。潮至。浙江。至海。三百里。則十八日丑時。潮至。潮之大小。隨月。月高。潮小。月低。潮大。瓊館志。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明州。潮。月如子午。則長。朱隱老曰。月麗卯酉。則潮應乎東西。月麗子午。則潮應乎南北。采珠者入海。底。間遇潮。則水湧而下。虛焉。以水則虛。以氣則實。采珠者中其氣。輒病。地之喘息。寓息于風。生氣也。寓潮于水。歎氣也。中之病。當其潮時。江河以及益益。無處不長。長則氣入。水為之輕。潮降。氣出。水復故重。獨小水之處。升



降甚微人所不覺也。水族之物皆望盈晦。縮故月虛而魚腦減。月滿而蚌蛤實也。草木滋生無不應。月滿氣滋。月虛氣燥。故上弦以後。下弦以前。不宜伐竹木。為材易蠹。以生氣在中也。故邵子云。海潮者地氣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游燕曰。潮汐考。暖兩潮。惟廣東一潮。番禺雜記。早潮下。鮑潮上。兩水相合。曰。杏潮。而潮亦異者。海潮皆以漸。錢塘之潮。獨震撼。如雷。張僧鑿。淳陽記。鷄籠山。湧泉如湖。朔望尤大。拾遺記。柳州。昔相嶺。西麓。下有潮井。廣百畝。一日三湧。三落。夔州。開縣。有三潮溪。張佳胤記。漢大華山。有聖泉。一名海眼。應子午卯酉。四潮。曰。三潮者。夜不見也。韶州。有雌雄泉。兩潮。職方外紀。兀勒祭亞。有島。其海。一日七潮。又。旁島。有海窖。潮盛。窖吸水入。而不盈。潮退。則噴水如山。玄中記。貴州。城外。有漏洩。一日百盈。渴。以應刻。漏。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蘇。連州。

椿疑  
椿乎

水下。流有。斟泉。一日十溢。十渴。輿地志。移風縣。有湖。鷄鳴。長。且清。如吹角。每鳴。應潮。至虔州。濂泉。之旁。數十丈。有井。甚深。一日三潮。名三潮井。當潮時。可操瓢而汲。温伯芳云。崇禎末年。不至。楊穆。西野雜記。錢塘江。隣海口。有子午潮。不爽。歐邏巴。西北。有勿搦祭亞。城。建海中。以木為椿。其海無潮。廣東金陵間。常湧水。十餘日不退。名曰海嘯。故潮有不同也。方密之。老師。日。人一呼一吸。脈且四至。水當火烹。百沸不止。亦氣之上下也。潮之應月。月行有南北陸地異。不同耳。

望氣

如疑  
知乎

問彌天地皆氣。望氣如妖祥。何辯乎。  
曰。物理云。一切物皆氣所為也。空皆氣所實也。物有則空亦有。則以費知隱。絲毫。不爽。其則也。理之可徵也。而神在其中矣。故地之發氣也。若煙若雲。而有色。



有形。所以望之。妖祥可徵也。然非地上溼熱蒸起。濛濛烟霧之氣也。氣亦似雲似烟似霧也。望之者要辨之真始可徵也。如氣內赤外黃而潤澤耀目者。則所發之地。不有王者起。定有王者游往其地也。或為城門樓閣。華蓋龍馬等形。隱于黃雲紫霧之間。或如彩色森森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之氣。如龍如獸如火燄如粉沸如旌旗如弓弩者。此皆猛將之氣。如堤如版如火光如劍戟如森木如粉沸之騰煙如彩雲之連天。此皆軍勝之氣。如馬肝如枯骨如灰如揚灰如壞山如敗穰如捲席如偃蓋如猪羊之形。如羣鳥亂飛乍起乍沒乍聚乍

散。如塵之勃勃如霧之始起者。此皆敗徵之氣。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四望無雲。獨有赤氣如旌旗。如入持節。如虎如豹。如白虹如曲鉤。此皆暴兵之氣。如渾渾青氣。髣髴樓臺。而有赤氣中衝者。如紛紛黑雲相連成圍。而有彩色中藏者。此皆伏兵之氣。或如猛獸如鑼鼓如箕箒如縣衣。如飛鳥奔塵。如破軍聚營者。亦伏兵之氣也。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則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廓宮室之潤澤。皆可候也。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非烟非雲。郁郁紛紛者。鄉雲也。若霧非霧。亦



冠不濡者陽氣也。若塵非塵，慘淡而迷者陰氣也。凡天變地動，山崩川塞，草木禽獸，謠俗俚語，俱可推也。如常有<sub>三</sub>大雲五色出其上者，其下必有賢人隱。地有祥氣，則上徵為青雲紫霧，龍文<sub>二</sub>商彩者，其下必有聖賢英傑，挺生也。地有凶氣，則上蒸為風霾旱魃淫雨，攬搶者，其下必有饑饉兵戈橫出也。凡海旁<sub>一</sub>蜃氣象樓臺，廣野之氣成宮闕。游燕曰：此氣亦猶空中，溼氣倒映水面之樓臺也。溼氣映者，影也。而鏤雕彩色，逼真海中現蜃樓者，其氣微似樓臺，一湧而沒也。戰場之地，寶玉瘞處，皆有光氣，此皆因其下之氣發徵於上也。

野火

焮字彙野火

問氣之變也，可徵妖祥。火之變也，而成雷電彗孛。雷電能擊物而燒，彗孛能隨天而轉。然春夏之夜，有火光燄幽幽，數點聯珠，人逐之則退，人去又復依人。此火不能燒物，又能逐人，依人。此何火也，亦可以占否。

曰：夫野血化為燐，腐草化為螢，俱以氣滲漉土上，為風雨日露所滋，照其質雖化，其氣尚存。故或為螢為燐，春夏之間，地氣上升，火隨氣出，然得風日疏散，使其上歸晶宇，下歸地中，則不作光怪。惟久雨乍晴，上下皆有冷氣，致火不能散去，橫<sub>中</sub>驚地上，偶逢膏膩之



氣則然而成光。氣類所感，兩兩三三，或牛馬人畜血  
濺之處，膏膩稍重，其光遂轉大而膠之，所以稍久。極  
容易搖動，值人行或導人前，或隨人後，或隨人轉遠，  
是空中氣滿在人前，則氣拒而前；在人後，則後氣急  
填行前者之空氣，又推之而前，隨人忽轉，又或值他  
氣稍重，故又迫之，旁行緣其氣體輕微，人行衣衫動  
處，皆有微風逐之，則風噓故退，反則風吸，故復依人。  
又有一等在墟墓荒壇，遞相傳走出入，見者不必驚  
為鬼怪，不知有尸氣、牲血之膏膩而於此也。故軍中  
刀鎗上火起，其理與野火同。游熙曰：或有火能燒禾  
者，田有溼氣，空有冷氣。

當夏火不能斷，越逼入禾葉，如腐草延燒，急去田水。  
令下面冷氣稍減，則火氣疏越而不燒也。又穀種乘  
其熱藏者，蓄其火氣于種內，夏熱太陽下蒸，吸  
其火氣，則多燒。若下去水，則不蒸上而燒矣。

占候

問古今天學家嘗言占驗方為有補之學。今所言  
者，唯理而已。或是休咎不言乎？不然測步如此繁  
劇，豈不徒費苦心乎？

曰天者羣物之祖，理性之所由出，其文即猶理性之  
耳目也。今舍吾耳目之性之理之靈而漫言耳目，其  
不為皮相者鮮矣。故西儒亦曰：天文格物窮理之筭  
務，言哉言也。故云測算非關占候，吉凶蓋吉凶所係。



在吾人心中所造而禍福則自召耳。後世不知吉凶禍福係于理而以禍福之未來者當之則以福為吉以禍為凶。夫吉凶則致禍福而不可以禍福即吉凶也。如其順理心安則福固吉禍亦吉也。理不順心不安則為禍固凶福亦凶也。蓋禍福不能自免而理則至定此心所以順之也。先知而順之上焉者聖神次焉者君子。孟子所謂順受其正不立巖牆之下者此占候之道也。故吾師密曰：星宿極高無變異之理。災異之占。天官書云：暈適風雲天之客氣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氣。後心幾一而

一也。陰陽之氣人事之變各自為幾而適與之合。歲有寒暑風雨而蟪蛄與蝸蠅當之自災可取譬也。儒者求端于天天人相與甚可畏也。靜淡明理之士觸其幾而知之然不欲盡洩。至於聖人則不為陰陽所轉矣。時愆氣沴孱夫則病壯夫則否。周王龜焦著折劉裕竿壞旛亾又何感乎。焦京管郭崔浩戴洋一端之中耳。關子明之如響舉人事與天道消息之此中論也。邵子觀其淡矣。用三餘一。豈思慮所能測度乎。

四行五行

問天有五緯地有五行不易之理也。而西國不用



金木以水土氣爲四行。云火情至輕則躋于九天之下而止。土情至重則下凝而安。天地之當水情比土而輕則浮土之上而息。氣情不輕不重則乘水土而負火焉。所謂土爲四行之濁渣。火爲四行之淨精也。火在其本處。近天則隨而環動。每日偕作一周。此係元火故極淨甚炎而無光焉。謂天下萬象之初皆以四元行結成之。理亦誠然。而金木之爲用果不能敵此四者。且釋氏云地水火風。邵子云水火土石亦未及金木。則四行之義已先言之矣。然則何從乎。

曰黃帝曰六合之內不離於五。既言五運又分六氣不參差乎。播五行于四時非用四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用二乎。五行因世間可見之五材而隱表其五氣之行以謂之五也。然氣分其氣以凝爲形而形與氣爲對待是一之而用二也。土形居中而水火二行交旋其虛實之氣焉。是土爲形主。水形流地。火形緣物。而水火實爲燥溼之二氣也。金木之形因地而出。金則地中之堅氣。木則地外之生氣。然其爲氣也列于東西以爲生殺。故舉南北之水火而東西之金木寓焉。非以爲水火對待也。是天地之氣必原之



水火水之用實重而火之用最神夢筆錄云火為五行之至神非同木  
土金水之成形也。世但知火能生土。不知火能生金。生木。生水。蓋金非火不能生成。水非火不能升降。木非火不能發榮。易稱乾為龍。龍火之精也。五行之精。惟龍神變。故有土龍。金龍。水龍。木龍。火龍。今之土中。后中。金中海中。樹中。敲之。擊之。鑽之。無不有火出焉。則此火能藏神于萬物。而又能生萬物也。坎卦在子宮。所謂天一生水。以陰先陽也。還知坎中一畫。真陽為天地之心也。表冬至子半者。正以坎中一畫。真陽為天地之根。火之宗也。陽在陰中。即龍宮之在海藏。神龍之潛九淵。所謂陽在下而勿用。即太易寂然不動之宗也。復卦以至日閉關。道家藏火伏火之訣。正謂此也。在胎之前。非三緣之火。不能結構。身既生後。非丹田之火。不能養成。故百骸五藏六腑十二經絡。獨以心火為君。命火為臣。始能傳生化。食以資長。其骨肉。此火一散。則百骸廢。人初生時。百體俱存。獨此煖氣一去。則四大皆潰散矣。所謂世界聖凡。同是此心。所造須當辨其邪火真火。能知性空真火。性火真空。則知薪盡為火。傳燈傳為命續矣。五德有形有神。

形也。土分之則崩。金分之則缺。水分之則絕。木分之則折。獨火為神。愈分愈多。愈聚愈勝。愈與愈有。愈傳愈久。此向上不傳之祕。所以分而氣蘊于火。而轉動則為風。吹急則為聲。聚發則為光。合凝則為形。是風聲光形。總為氣用。無非氣也。故西國舍金木而專言氣。與水火土並舉者。指其未凝形之氣。以為天地萬物生生之機也。則五材之形。五行之氣。顧不可以生尅為至理。揭子曰。金能尅木。然又不如火之尅木。並其形而燬之也。火之尅金。又不如火之尅木。尅木而木不存。尅金而金愈精。曰土生金。又不如土生木。木則連山徧嶺。金則生不數處。曰土尅水。然土實生水。



水非土載而生。水能空立乎。他物之生。生後可判爲  
二。水土之相生。膠漆不能離焉。曰水尅火。然水火一  
也。論其質則相尅。論其氣則相生。論其形氣之交。則  
又相入。火見水而歿。而溫泉沸湯。則火之氣能入水  
之形。水見火而散。而燈脂燭蠟。則水之氣能入火之  
形。夫水化氣而爲火。火化氣而爲水。則水火互相生  
變化。以爲道也。是二而居之一也。然就氣以格物之  
質理。舉其所以爲氣者。以格物之通理。亦二而一也。  
費而象數隱。而條理亦二而一也。若知二在一中。則  
錯綜變化。無不可爲者。自非神明難析至理。

### 地理

問觀天文者。能推步測候。則預知林谷。察地理者。  
明龍穴砂水。則預定富貴。是知天文地理者。皆明  
吉凶禍福者也。何知地理者。詳而多。知天文者。略  
而寡。

曰觀天文者。以陰陽消息。治曆明時。步天行。成歲者。  
非僅占候也。察地理者。以南北高深。天下形勢。定封  
疆界域者。非是葬埋也。莖者。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  
歛而藏之。非有他欲也。程伊川曰。古人之莖。欲比化  
者。不使土親膚。以防蟻與水壞之。今奇翫之物。尚寶



藏固密恐其污損沉親之遺骨。冑暴露乎。故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是孝子仁人不欲其親速朽之意。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吳臨川曰。葬師之說。盛于東南。郭氏葬經者。其術之祖乎。蓋必原其脉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正氣。以養死者之留骨。俾常溫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以生者。不致凋瘵。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覬其效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可將可相。則術者倡是術以愚世人。而要重糴者也。其言豈足信哉。羅大經曰。古

之擇者。亦不過欲其山川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真借此以求子孫富貴乎。何今之人有貪求吉地。至不能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掘至再至。二者有因地至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惑于各房風水之說。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皆不善讀璞書之所誤也。溫公曰。今世之葬。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川形勢。以爲子孫賢愚賤貴。盡繫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辯紛紜。無時可決。至有失屍柩而不知其處者。若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理傷



殺子

義無過於此。徐仲光曰。從來送死之禮。葬為大。祭次  
 侯。以及士庶之喪。無有過時而不葬者。謂不能葬。春  
 秋譏之。其或有過而未葬者。雖出三年。人子之服不  
 變。所以著其情。而必其時也。今世之俗。詳于祭而略  
 于葬。甚者。先世遺骸。壘累非一。身有高堂。邃宇之安。  
 而乃不能為其親。營尺寸之土。衝風苦雨。嚴冰烈日。  
 之吹蕩凍炙。而莫之顧恤。如此而于古之委壆者。何  
 異乎。大家如此。小民之窮窶。不知禮義者。奚所法乎。  
 而吾于祖父如此。即吾之子孫。將復奚責。萬一有水  
 火盜賊。意外傾崩。震憾之患。其為疾戾。將奚續乎。此  
 雖人情積惰。昧于輕重緩急之所致。亦世俗陰陽拘  
 忌之說。有以中之。達于理者。斷斷焉不可為俗之所  
 惑矣。○家禮。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公  
 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  
 乎。齊。夫子曰。毋。毋。過體。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  
 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  
 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  
 粥。居廬。寢苦。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  
 奈何。舍之。出遊。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世人

禮平

又有游宦。沒于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  
 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斂而藏之。殘破他人之屍。在律  
 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于羌胡之俗。浸  
 染既久。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  
 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于贏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  
 必也不能歸葬。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于焚之哉。  
 揭子曰。親之愛子也。無所不至。而不能必子之賢達  
 何也。以其分體而莫之為也。父母生而莫之能為。而  
 乃問之於朽腐之骨。而又問之頑然之土。使土而有  
 識。則彼水莖者。其處當絕人類。使骨而有知。則彼殲  
 灰疆場者。其子孫顛倒。惟凶而不必然者。無此理也。  
 且人之生。貧富貴賤。天稟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  
 豈塚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其說。則上天之命。反



制于一抔之土矣。予謂人之生于地者，亦猶萬物之出于土也。北之土橫而平曠，則氣重而為沙烟，其生人也壯而堅；南之土豎而峰巒，其氣清而為雲霧，其生人也弱而秀。故土有堅弱，水有湍緩，人之剛肥輕重，長育其地之使然也。貧富壽夭，亦如物物之不齊，必非遺骸之所致也。若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歛藏其祖考之遺骸，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恐淺則有離亂暴露之變，深則有水泉螻蟻之壞，所以不可不擇也。惟以利後為慮，不以奉先為計，尤非孝子仁人之心也。

### 數

問天有定位，故運旋循度；星有定行，故遲速合轍。而物雖錯綜，而有定準。人遇得失，必有定數。此皆定理之不可易者。

曰：天地萬物有定理，唯禍福得失無定理，乃人自取耳。若言數為定理，則非也。數可拘於中人，不可拘於上人。若偶然得禍，以為無妄；偶然得祿，而至人不受，故不可為定理。定數也。性書曰：若人之所作，皆有前數。則忠臣之歿，其數應歿而非忠；降臣之生，其數應生而非奸；善人之施，其數應施而非善；惡人殺入其



數當殺而非惡而賢否賞罰皆無所庸矣。予謂一言有數。遂將聖賢名教。一槩抹殺。故數之一字。惟庸懦而力不振者。後挫折思而悔之。歸之于數也。若盡心盡力為忠臣。為孝子。天必然成就之。必不以數拘之。不得為忠臣。為孝子也。雖定數亦能挽矣。

星降生

問世之常言星下降為人。測天象者必知某星下降。然恐不知降是何人也。何云昭王恆星之降也。東方朔李太白緯星之托也。宰官乃高僧之轉也。然落星之石有形有跡。經緯之降當有據也。

曰詩之有鳥降生商。嶽降生甫。皆欽其人而尊以推之。非有實事。如人夢日入懷而生子。不應天上之日頓亾其精也。後世乃效尤其說。奇為稟星如劉向東方朔李太白之徒。皆有托焉。遂使釋典以昭王恆星不見降生西土指寶而言。至誣孔顏以相口實。無論孔顏天地全氣。世言佛氏神通希有大過於天所稟。不過星五之一。則五行之氣亦未全領。將以尊之反得其隘。且經緯之星萬古無增減。每一星大地數涪若降下。壓翻世界矣。星中靈異不可思議。豈降為人數十年血肉之軀耶。迨乎勉近多言阿羅高僧轉世。

齋作格



夫造物無窮。未必不轉。竊恐爲造物所轉者。性命亦未復能定也。孔門成周。諸賢不見有轉。不較上一層也。王龜齡蘇子瞻。一代偉人。亦爲開門。瞞過殊不知僧衆共擁一皮囊于龕中。必非墜輕力小之人。所能開初閉者。料之亦熟矣。予見行立而聞道者。皆言日用平常之理。而無詭異。欺人之誑。卽其實也。漢唐不生于鳥嶽。已自下矣。後世不生于星。而生於僧世之遞下矣。如此誠恐後世并無一人身降轉矣。

人轉世

問人小天地也。天有晝夜。人有生歿。天有運旋。人

有輪迴。此確然者。人非人轉生。豈同草木自生自息耶。

曰天之運旋。使有寒暑晝夜。人之運旋。使其血脉周流。此人之合天也。然人亦物也。唯最靈能徧燭萬理。括天地之妙有矣。人物未生時。只言理不言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生則稟天地之氣以成質。質有其氣。卽有性。有理有神在其中。故人之生也。借質以存氣。故心往神交。而不越此一腔。人之歿也。氣散神亡。而質敗。唯性與理而返歸于天耳。其氣猶天之甘露。質猶地之承盤。盤清則露清。盤濁則露濁。盤之大小。則露



有厚薄。是天之雨甘露無心而下之承之者自有分也。然此理已墮在氣質中。不全是性之本體。故人之賢愚貴賤因此也。使有澄治培植之功。而質亦不能以定矣。佛氏爲人不宜澄治。故以輪迴警人。急驅爲善。而弗爲惡也。殊不知政有以寬之。夫現前原有輪迴。最爲喫緊。乃寬之。老死之後。待于閻羅。彼頑嚚一輩。止顧目前。何有于魂魄渺茫三十年爲一世。此正前因後因。作受之實況。又有不俟三十年者乎。一時之間。念起殺越。念起詐誣。此其人已輪迴入盜賊矣。未見顏色光明。舉動正直者。卽一報也。其或因禽獸

而感動邪淫。謂不輪于禽獸乎。然虛念所屬。愚昧不解。誠有痰唾糞溷。不擇地者。隨其吮啄。精氣且輪入禽獸矣。好爲祭鍊。攝召諸事。志氣不輪于鬼魅乎。凡此皆生存而有者也。至于纔一死而屍蟲出戶。久不殯。而蠅蚋相加。下至于飽犬豕。各有以自取爲然。寧待于窄堵坡乎哉。俞子曰。此皆言其質含性之苦。夫人宜澄治者。只在用敬守此心。而無失自能。脫然大寐之得醒。則知當生而生。當死而死。則是有義有命也。生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生歿之說。何所謂輪迴也。是故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酌當  
作的

天經或問地

畢

地之性復存焉矣。揭子曰世之言性者皆不識性之本原唯以氣質之性為性即告子生之謂性之性不知性在命上入五之氣為性根出空乃為性體所以孟子謂性為至善者未落形質之性也故游子言人物未生時只言理不言性生則稟天地之氣以成質則性與理具於形質之中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復存矣此修氣質復之本原也世之言命者謂人之修短靈蠢五行生尅所定也不知修短靈蠢天命之也立學修行己命之也遇合窮通人命之也合于三者構而成命若甲子金木之說豈足以定生歟然多言者多中故有以惑世耳如星無時不轉人無時不生有何定應而可推算況一刻之間生物者千萬未必盡比而同也故呂才曰長平坑卒未聞盡犯三刑南陽貴士寧必重當六合且天寒升西轉日日夜夜週行千古一日豈有惡時辰示人以趨避至甲子則大撓作之以識年月者週而復始依期擺列有何定義而乃以此信吉凶決生歟哉此酌然之理人且惑之何能究其輪迴之生歟耶

天經或問後序

天有經乎天之有經也自游子子六始而發之以或問其說徵之前賢參之泰西會之以羣言裁之以獨識其於物理象曆是古今之所未窺者游子之學於是為大予維古今之言天者眾矣屈子著天問以天為可疑游子著天經尊天為可信而天則無言也即游子所錄古今言天者百餘家然皆各執己見參錯互出而其實則真能知天者蓋亦眇矣惟堯典之言聖訓之精互見成文而自兩漢以來名士達儒鮮有知其說者況乎縣象之幽淡陰陽之要眇哉予嘗以



爲易先後。天河洛諸圖。與著策卦爻。似疎而實密。似略而實詳。而後之言天者。似密而反疎。似詳而反略。獨至西儒之學。則窮遠而極幽。其專學名家。似乎確有所據。而其測天之器。亦多古所未有者。然其所居之地。與中國相去數萬里。中國聖人就中國以言天。而西儒則以西人之所見。而欲拓中國聖人之所不見。所以或離或合。而游子會之以理。測之以象。宜其言繁委深核。而其書之足以傳遠而垂世也。今天下道敎荒裂。士君子心不天而尚苟且。其於六經之言。束之不觀。況天經哉。世之勦說雷同。無所不至。不則

其蕩莽者歟。不然。則驚奇而尚異者歟。不則各出一說以相高。聖人談性命。釋氏則有敎外之傳。聖人談象數。西學則有實義之說。是皆精於吾道者也。抑其智者過之歟。不然。山川之氣運日開。天地之聰明日洩。游子之天經。其勢不得不至於斯乎。予著明易于十八圖中。談及天道。以折衷於聖人。政之于天經也。行將與游子謀一會于天遊接笋峰頭。商天人之旨趣。決古今之是非。疑屈子之疑。信游子之信。游子其許乎。王子復月。莆田鄭郊牧仲父序。



合刻天經或問天學名目鈔跋  
鑿之爲道也。欲軒岐之澤施于斯民者也。  
其術何如哉。觀察天人合一之理耳。素問  
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  
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  
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余按之。天地  
皆圓滿無闕虧。而所謂不足不滿者。必不  
可不索焉。劉完素有言。欲爲鑿者。上知天



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後可  
以語人疾病。不然則圈鹿欄牛者也。故經  
有陰陽應象運氣篇。而天文之學。聖人所  
不廢也。舜以耕稼陶漁之夫。一旦踐帝位。  
便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造化之理。固  
盡在聖人橐籥中矣。至宋儒議論。動欲以  
理該之。噫。天下事理之所不能盡者多矣。  
況於天乎。余聞此言。所以求天學測量之

方也。頃緝天經。或問。顧其爲書。字句糜爛。  
三豕摩滅。何祕諸篋中。不可格其非乎。遂  
使我師加訓點。正其謬戾。又併其所著大  
略天學名目鈔。而爲一部。亟授剞劂。使之  
殺青焉。請與天下共弘斯道。能發人蒙覆。  
益人意智之設。筌蹄而已。我言師者爲誰。  
崎陽天文生。源姓。西川氏。名曰正休。其先  
豐之後州大友家臣族也。父名忠英。字如



見號求林齋。少好天學。皓首不廢。才通異  
域名擢一世矣。享保己亥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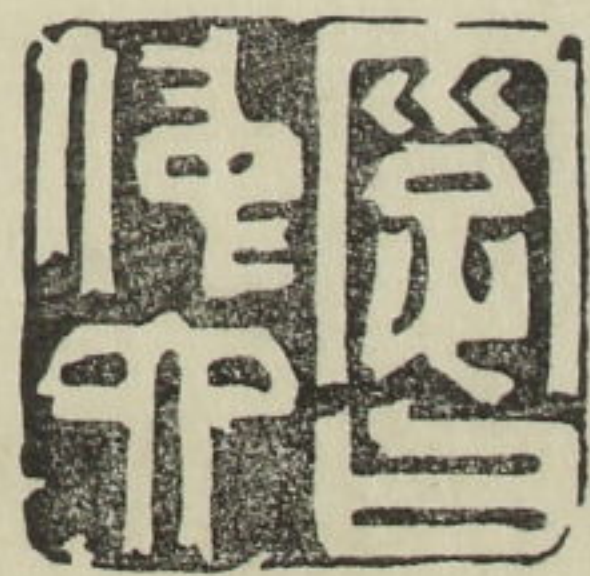
召來于東都。恭承

公事既歸。崎陽七十七歲而終。其遺書今  
行于世者。虞書曆象俗解。天文義論。四十  
二國人物圖說。日本水土考。天文和詞註。  
町人囊。長崎夜話。艸水土解辨。華夷通商  
考。萬物怪異辨斷等也。幹枝數原。天人五

行解。運世年卦考。右旋有無論。彫刻未成  
藏于家焉。其天學之要。雖夫海外殊邦之  
所推。率皆無出此中也。凡天文家者流。而  
屈指則斯人爲巨擘。其徒豈不可思其後  
乎。於是正休出崎港入東都。善繼其業  
而引諸生。今茲鋟梓公於天經。或問與名  
目鈔。寔纘父志。能踵其武者也。因筆其概  
跋諸卷尾云。



享保十五年上章閣茂中秋穀旦  
侍盤法眼長尾分哲男全庵鵬仲大甫識



享保十五年

庚戌十一月

日本橋通一町目

江府書林松葉軒 萬屋清兵衛鑄



